

舊席·舊秦淮·舊宮門—— 吳梅村詩文中的南京記憶與隱喻*

張俐盈**

〔摘要〕

南京之於吳梅村，既代表大明王朝曾有的輝煌，更與他一生在仕途上的進退緊密相繫。除首次赴南京鄉試未見詩作外，其他三次不僅留下與這座城市相關的紀錄，且多將個體心聲寄託於南京的文化記憶中。梅村如何透過書寫回應現實處境？本文指出，緬懷六朝文化（舊席）、留存故明文化（舊秦淮），以及追憶象徵王朝盛世的地景（舊宮門），是梅村南京書寫的三部曲，反映三種歷史時空下詩人的內在心境。而其中長篇五古〈遇南廂園叟感賦八十韻〉，更是梅村感嘆興亡之餘，在新朝徵召前夕，藉「帝王州」訴「忠」腸，尋求理解與安頓身心的表現。

關鍵詞：吳梅村、南京記憶、明朝、秦淮、遇南廂園叟

* 本文投稿期間，先後蒙多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謹此申謝。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南京以其龍蟠虎踞的地形優越，很早便具備政治文化意涵。春秋時代范蠡率領士兵所築的越城（B.C.472），¹是它最早作為都城的紀錄。三國時期孫權聽從張紘與劉備的建議，亦建都於此。²緊接著東晉、南朝宋、齊、梁、陳與南唐相繼以南京為都。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國，亦定都應天府南京，除大規模政經建設外，洪武十四年（1381）於城東鍾山興築皇陵，更使南京作為朱家王朝的象徵意涵益發鮮明。成祖永樂年間（1403-1424）遷都北京後，南京「帝王州」的政治屬性稍退，文化上及「佳麗地」的特質則相對突顯。³甲申國變後，福王朱由崧於南京建立短暫的弘光朝。直到1645年清兵攻破金陵，弘光帝被俘，自此南京成為明遺民憑弔昨日殘夢的舞臺。

吳偉業（號梅村，1609-1672），江蘇太倉人。一生曾數度造訪南京，重要事跡如下：崇禎三年（1630）秋，赴南京應鄉試，時年方二十有二。榜後與吳繼善、陳子龍等置酒相與為歡，⁴又嘗與楊廷樞、周亮工、黃宗羲等人會飲於秦淮舟中。⁵

¹ 王象之云：「越城，……《金陵故事》云：周元王四年，范蠡佐越滅吳，欲圖霸中國，立城于金陵，以張威勢。又有越臺。」〔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5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17，頁193。

² 《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見〔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八·張紘傳》注引（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1245。又云：「〔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見《三國志·吳書二·孫權傳》，頁1118。

³ 吳偉業〈王奉常煙客七十序〉云：「余每傷近時風習，士大夫相遇，惟飲酒六博為娛。」〔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37，頁781。本文所引梅村詩文俱出此本，下文將直接於引文後標注卷數、頁碼。又，錢謙益也提到：「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為仙都，游譚者指為樂土，……嘉靖中年，朱子價、何元朗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為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為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選勝。秦淮一曲，煙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稱此時的南京為「仙都」、「樂土」，並以此時風尚之轉變為「金陵之初盛」。見〔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462。

⁴ 多年後吳梅村〈彭燕又五十壽序〉曾回憶此事：「往者余偕志衍舉於鄉，同年中雲間彭燕又、陳臥子以能詩名。臥子長余一歲，而燕又、志衍俱未三十，每置酒相與為歡。」見《吳梅村

此次中舉後，隔年入北京，會試第一，殿試榜眼，得崇禎帝恩寵，⁶授翰林院編修、東宮講讀官。十年後，崇禎十三年（1640，32歲），梅村為就近養身事親，改任南京國子監司業，這是第二次抵南京，且較長時間寓居於此。⁷

甲申國變（1644，36歲）後，滿清入主北京，南京官府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吳梅村被召為詹事府少詹事，秋天至南京赴任。不久，有感於弘光朝之腐敗，「知天下事不可為」，⁸於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初，乞假獲准返回故里。⁹這段期間，清廷正大規模籠絡漢族士大夫，吳梅村因「主持文社，數為十郡大會，會於虎丘，聲名益重」，¹⁰而成為被徵召的對象。於是順治十年（1653，45歲）四月初，梅村第四次踏訪南京，目的為拜謁兩江總督馬國柱，請求免予向清廷舉薦。¹¹然而同年秋，在「有司敦逼」、「兩親懼禍及門戶」¹²的情況下，梅村出任國子監祭酒，儘管仕清時間不長，卻因此被列名《清史稿·貳臣傳》中。

上述所舉梅村四次踏訪南京，無論應試、任官抑或請求免予徵召，都與文人入仕與否，及在易代時局中爭取自身存在的價值緊密連結。而除了第一次沒留下即時紀錄外，其他三次不僅作品可考，且多將個體心聲寄託於南京的城市文化記憶中。梅村如何透過記憶南京安頓身心？其中是否具備與現實政治相互觀照的時

全集》，卷36，頁766。

⁵ 參考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35。

⁶ 崇禎四年梅村應試以一甲二名及第，因朝中有人不服，主試官周延儒將其試卷進呈御覽，崇禎帝親閱之，御批「正大博雅，足式詭靡」，人言始息。詳參〔清〕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吳梅村全集》，附錄一，頁1403-1404。

⁷ 南京國子監司業的任期約至隔年五月結束。見葉君遠：《吳梅村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58。

⁸ 〔清〕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吳梅村全集》，附錄一，頁1404。

⁹ 見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頁146。

¹⁰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3，頁392。

¹¹ 梅村不僅上〈辭薦揭〉（《吳梅村全集》，卷57，頁1130-1131），且作詩二首相贈，詩題為〈投贈督府馬公〉二首，其二云：「十年重到石頭城，細雨孤帆載客愁。累檄久應趨幕府，扁舟今始識君侯。青山舊業安常稅，白髮衰親畏遠遊。慚愧推賢蕭相國，邵平只合守瓜丘。」卷6，頁175-176。自言國變後十年鄉居，未曾輕謁侯門，並引《史記》東陵侯邵平典故，「只合守瓜丘」，以「故侯」自居，不願出仕的心意至為明確。

¹² 語出〔清〕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清〕程穆衡：〈婁東耆舊傳吳偉業傳〉，《吳梅村全集》，頁1405、1413。

代意涵？目前學界對吳梅村的研究，與南京相關者多集中於傳奇《秣陵春》；¹³詩歌方面，李惠儀曾從歷史記憶談〈遇南廂園叟感賦八十韻〉，¹⁴然從城市記憶的角度出發者不多。故本文擬在前賢研究基礎上加以拓展，首先探討吳梅村在崇禎年間到鼎革之初，對南京城市文化的思索與關懷，繼而勾勒在天崩地解十年後重遊故地，他所記憶與書寫的南京，無論是銘記或刻意忽略的細節，在新朝徵召的關鍵時刻，顯然都別具深意。¹⁵

二、「徵舊聞而道掌故」：南京文化的品賞與留存

（一）緬懷六朝文化

崇禎十三年（1640）四月，梅村始任南京國子監司業。司業的職位僅次於祭酒，負責教學事務。這段期間，他一方面講學雞籠山南，同時與友人頻繁地探訪金陵古蹟名勝。多年後每當梅村追憶這段時光，總折射出難以忘懷的熠熠光彩。如〈送何省齋〉：「我昔少壯時，聲華振儕輩。講舍雞籠巔，賓朋屢高會。」（卷9，頁222）〈穆苑先墓誌銘〉：「余叨貳陪雍，君來訪雞籠講舍，流連浹旬，恣探冶城諸名勝，與其賢者相結而後歸。」（卷46，頁958）〈宋子建詩序〉：「余講舍在雞籠山南，遠睨覆舟，近攬靈谷，俯瞰玄武，陵樹青蔥，觚稜紫氣，皆浮光蕩日，照耀乎吾堂之內。……凡四方賓客之過者，圖書滿架，笙鏞在列，招延談詠，殆無虛晷。子建至，則相與講德論藝，命酒賦詩，極晝夜勿倦。蓋山川之勝，文章之樂，生平所未有也。」（卷28，頁667）南京國子監之遼闊視野，周圍靈

¹³ 如 Dietrich Tschanz：〈由時空觀念論吳偉業的梅村樂府三種〉，《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9卷第4期（1999年12月），頁117-126；孫承娟：〈舊事風流說南唐：吳梅村《秣陵春》的歷史隱喻與古玩懷舊〉，《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01年第2卷第18期，頁75-92；楊中薇：〈玩物和遺民意識的形塑：論吳偉業的《秣陵春》〉，《戲劇研究》第16期（2015年7月），頁51-82。三篇分別從世變美學、玩物、歷史隱喻等角度，探討吳梅村的個人心境，但對於南京這個城市的著墨較少。

¹⁴ 見 Wai-ye Li, "History and Memory in Wu Weiye's Poetry." 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ed. Wilt L. Idema, Wai-ye Li, and Ellen Wis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99-148.

¹⁵ 本文題目所擬之「詩文」，係指廣義範疇，為有效梳理梅村三次踏訪南京之心境轉折，論述上兼引詞與傳奇，特此說明。

谷寺、玄武湖、孝陵、鍾山等勝景，紫氣蒸騰，地靈人傑、精英輻輳之盛況，溢於言表。

耐人尋味的是，上述提及講舍雞籠山南，賓朋高會，相偕同遊的作品，多為梅村事後追憶之作。而真正擔任國子監司業那一年，梅村寫了封〈南中與志衍書〉，¹⁶卻呈現截然不同的心境：

過句曲，望五門，紫房石室之奇；登鍾阜，謁孝陵，金支翠旗之氣。講舍倚鷄籠山，俯瞰臺城，飛甍、馳道之觀；迴瞻帳殿，駁娑、駘蕩之盛。拜表出龍光門列校以下，仗刀立直，望之如茶如墨如火，羽林欣飛之容；還過莫愁湖，都人張水嬉，采芙蓉，荐魴鯉，桂棹蘭槳之樂。信江左之鉅麗，吾徒之勝事也。志衍亦羨我有此游乎？

清涼寺無高座談經，玄武湖無水犀耀甲。功臣廟畫壁漫漶，無陸探微、顧野王添越公、鄂公毛髮；銅渾天儀款識皆蒙古、色目人，不得如徐鉉、蕭子雲大小篆書。太學經庫，書簡脫落，不及竟陵王子良鈔集經史百家；諸生販繒賣漿者兒，不及雷次宗、伏挺教授生徒數百。列肆橋門，多籬壁間物，無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秦淮歌舫有屠沽氣，不得碧玉吹簫，桃葉持楫，唱〈烏棲曲〉，謝靈運、劉孝標輩作醉人。志衍聞之又爽然自失矣。（卷 54，頁 1093-1094）

吳繼善（1606-1644，字志衍）為吳梅村同鄉學友，「予始年十四，與君早同學」（〈哭志衍〉，卷 1，頁 19），「我昔讀書君南樓，夜深擁被談九州。」（〈送志衍入蜀〉，卷 2，頁 50）兩人交誼深厚，梅村對志衍推心置腹，在書信中暢言任職於國子監之心聲。首段言居國子監南廂享地利之便，盡賞古蹟名勝，坐擁「江左之鉅麗」，意欲令志衍心生艷羨。次段進一步揭露，實際踏訪後發現南京讓人引以為傲的文化勝景，多與想像存在嚴重落差。梅村不無遺憾地指出幾點客觀事實：洪武二年（1369）為紀念開國功臣而建的功臣廟，畫壁歷經風雨侵蝕，已模糊難辨；洪武二十四年（1391）於觀象臺鑄渾天儀，所用簡儀實為元朝郭守敬遺制，「款識皆蒙

¹⁶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繫於此年，見頁 107-108。又梅村〈志衍傳〉（卷 52，頁 1053）提及志衍於順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為張獻忠起義軍所殺，故〈南中與志衍書〉不可能為順治十年所作，必寫於任職國子監司業時。

古、色目人」。¹⁷此外，洪武十五年（1382）所建，規模龐大、圖書齊全的南京國子監，此時業已書簡脫落，大異往昔。

文人遊覽並對勝景進行欣賞，是明代中晚期以來常見的城市生態。他們透過撰寫遊記或地方志等方式，¹⁸一方面展現對地方文化的重視，同時也藉此與爭相游冶的平民商賈進行身份上的區隔。¹⁹然而，梅村此文並非以遊記或地方志的方式書寫，書信更為私密且真誠。從原文中「無」字與「不及」之後所接的陳述，可知梅村嚮往的金陵，多半停留在六朝迄南唐等歷史時空，緬懷由當時文人構築而成的江南文化。如思及補救漫漶的功臣廟壁畫，梅村設想的不是善畫宮廷人物的商喜（生卒年不詳，明宣宗時宮廷畫家），乃至金陵在地畫家朱之藩（?-1624，字元介）等人，²⁰而是劉宋時期的畫家陸探微（?-約 485）及梁朝畫家顧野王（518-581）。書法則不提祝允明（1460-1526）或董其昌（1555-1636）等當朝大家，或「金陵士大夫多留意墨池者」，²¹而崇慕南唐徐鉉（916-991）、南朝齊梁蕭子雲（487-549）之大小篆書。至若談及崇尚儒學的文風，南齊竟陵王蕭子良（460-494）「集學士抄五經、百家」，²²以及雷次宗（386-448）於宋元嘉年間（424-453），「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²³更是梅村閱讀記憶中再熟悉不過的史料。尤有甚者，走訪列肆通衢，商鋪所販在梅村眼中不過敝帚自珍，缺乏當年竟陵王子

¹⁷ [清]張廷玉等撰：《天文志》，《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25，頁357-358。

¹⁸ [清]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7，頁219。詳載南京文化圈中與地方意識有關的著作，如陳沂《南畿志》、《應天府志》、《金陵世紀》等。

¹⁹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頁177-213。指出晚明士人不僅發展出獨特的旅遊理論，同時又有一套「遊具」論點，皆為與一般大眾在身份與品味上進行區別。又，胡蕭白：〈勝景欣賞與地方記憶——明代南京的游冶活動及其所見城市文化生態〉，以余孟麟所輯《金陵雅游編》為例，指出「文人階層作為一個群體，對『外』以旅遊地點的選取，……建構與庶民大眾、商人階層有所區隔的身份識別；對『內』，則以勝景游冶活動作為社會交往的習慣方式，強化文人圈子內部的社交網絡。」《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頁85。

²⁰ [清]顧起元：《客座贅語》介紹當時「行家以畫名者」數人，並云：「近日朱宗伯元介作畫山水花卉，巨幅單條，觸輿輒染，所摹前人，遂有南宮奪真之妙。」前揭書，卷10，頁315-316。

²¹ [清]顧起元：《客座贅語》，卷10，頁314-315。

²² [梁]蕭子顯撰：《竟陵文宣王子良列傳》，《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40，頁698。

²³ [唐]李延壽撰：《雷次宗列傳》，《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75，頁1868。

良贈與何點以「通意」的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等稀有之物，更遑論益見儉俗的秦淮歌舫。²⁴梅村的評比甚至到了幾盡挑剔的程度，如感嘆「玄武湖無水犀耀甲」，六朝時曾為君王大閱水軍之地的玄武湖，²⁵至明洪武年間改設黃冊庫而成為禁地，²⁶《金陵梵剎志》中提及：「玄武湖即在寺垣下，貯天下圖籍其中，有禁不可渡。然波光蕩漾，千頃凝碧，樓臺島嶼，足助茲寺之勝。」²⁷梅村不向志衍介紹波光蕩漾，千頃凝碧的湖景，卻感嘆「無水犀耀甲」，如同拿著不合時宜的導覽按圖索驥，注定失落。

儘管追憶六朝，是文人書寫南京時常見的傳統，例如李白〈金陵三首〉、劉禹錫〈金陵懷古〉等，²⁸或明中晚期朱之藩評選的《金陵四十景圖像詩詠》，其中超過一半的勝景源自六朝。²⁹然而，與這些例子不同的是，吳梅村感慨的地景並非全屬六朝歷史，功臣廟、觀象臺、國子監書庫與監生、商鋪等皆隸屬當朝，且政治屬性與文化特性兼備。但他卻以六朝迄南唐的文化為理想模本進行評斷，意欲

²⁴ 梅村所言或不虛，蕭士瑋曾在一封寫給錢謙益的書信中提到：「南中風景，大異往昔，情懷益蕭索。妄意買一妾，少資陶寫。然倉促難於得人，不免苟且塞責，空有其累，寧復得佳味耶？」透露明末士大夫貪圖逸樂而自命風雅、恣意批評之實況。見〔明〕蕭士瑋：《春浮園集：八種》第二冊（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年間刊本），卷下，頁33。

²⁵ 張敦頤云：「按《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玄武湖於樂遊苑之北，……至孝武大明五年，常閱武於湖西。七年，又於此湖大閱水軍。按《輿地志》云：齊武帝亦常理水軍於此，號曰昆明池。」〔南宋〕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2，頁44-45。

²⁶ 黃冊即戶口冊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太祖洪武十四年〉，《明實錄》：「是月命天下郡縣編賦役黃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135，頁2143。

²⁷ 〔明〕葛寅亮編，濮大凡總校：《金陵梵剎志》（民國二十五年金山江天寺印本，1936年），頁33。

²⁸ 唐詩之外，兩宋金陵懷古詞也多緬懷六朝歷史古蹟，如周邦彥〈西河·金陵懷古〉、周紫芝〈水調歌頭·丙午登白鷺亭作〉等。相關研究可參考宇文所安：〈地：金陵懷古〉，收入樂黛雲、陳珏編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38-170。陳未鵬：〈地域文化視野下的兩宋懷古詞——以金陵懷古詞為中心〉，《南都學壇》第30卷第1期（2010年1月），頁75-78。張惠民、鄭妙慈：〈寒煙衰草後庭花——論金陵懷古詞〉，《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頁72-77。

²⁹ 胡蕭白以朱之藩「金陵四十景」為例，說明「取法六朝，上承魏晉南朝，已是金陵文人的慣性思維。」見胡蕭白：〈勝景品賞與地方記憶——明代南京的游冶活動及其所見城市文化生態〉，頁88。

呈顯的情懷絕非單純的懷古或貴古賤今所能概括。對比首段「紫房石室之奇」、「金支翠旗之氣」、「飛甍馳道之觀」、「駮姿駘蕩之盛」、「桂棹蘭槳之樂」，南京無論在宗教、政治、軍事、娛樂等皆有其優越處，而這些讓人引以為傲的地點，包括句曲、鍾阜、臺城、莫愁湖等，恰恰為六朝遺留之勝景。³⁰梅村想必在這樣輝煌壯觀的表象下，敏銳地察覺屬於當朝的金陵文化正逐步褪色，不免以在地文人的口吻訴諸隱憂。³¹〈南中與志衍書〉的末段，梅村云：「丈夫終脫朝服掛神虎門，不能作老博士署紙尾也。歸矣志衍，掃草堂待我耳！」（頁 1094）《明史》記載，「隆、萬以後，學校積弛，一切循故事而已」、「時監規頹廢已久，不能振作也」，³²足見此時的南京，無論職務或人文地景都不怎麼讓梅村滿意，遂以宣告歸隱結束書信。

（二）留存故明文化

四年之後，甲申國變，吳梅村在太倉自縊不成，被弘光朝召為詹事府少詹事，秋天赴任時寫下〈甲申十月南中作〉：「六師長奉翠華歡，王氣東南自鬱盤。起殿榜還標太極，御船名亦號長安。湖吞鐵鎖三山動，旗遶金莖萬馬看。開府揚州真漢相，軍書十道取材官。」（卷 5，頁 137）六軍畢集、王氣鬱盤，弘光朝氣勢萬鈞，興建宮殿以太極為名，緣於太極宮為唐盛世朝廷宮名之故。不僅如此，梅村更將此時的御船比擬當年孫權名為「長安」的船艦，³³對南明君臣復興中原的熱

³⁰ 句曲為陶弘景隱居之地，又有葛玄冢。見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頁 136、168。鍾阜、臺城象徵六朝王氣，《太平御覽》引《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卷 156，頁 887。莫愁湖則讓人聯想到梁武帝蕭衍〈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何以洛陽莫愁與南京相連結，詳參胡阿祥：〈老地名是古都南京的歷史文化遺產——以「南京十佳老地名」為例的分析〉，《南京歷史文化新探》（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年），頁 318。

³¹ 文人擔心地方文化流失在晚明並不罕見，楊敦堯〈圖寫興亡：實景山水圖在清初金陵社會網絡中的意涵〉一文，以顧起元《客座贅語》（成書於明萬曆 45 年）等為例，說明「當時金陵人對於地方意識的重視，並擔心消失的危機感。」見《書畫藝術學刊》2006 年第 1 期，頁 253-283。

³² 〔清〕張廷玉等撰：《學校志》，《明史》，卷 69，頁 1685。

³³ 梅村於「御船名亦號長安」後自註「孫吳船名」。（卷 5，頁 137）

切期盼躍然紙上。然而，未幾便發現弘光朝上下皆荒淫腐敗，³⁴〈白門遇北來友人〉即感慨：「江左即今歌舞盛，寢園蕭瑟薊門秋。」（卷5，頁136）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期間吳梅村寫下〈望江南〉詞十八首，³⁵每闕各詠一江南名物，依次為池館、丹人、骨董、盆玩、魚鳥、蒲博、市肆、絃管、市脯、蔬果、機絲、禪林、梳掠、閨裝、刺繡、器玩、狎客與聲伎。靳榮藩《吳詩集覽》針對這組詞有段辯解：「有明興亡，俱在江南，固聲名文物之地，財賦政事之區也。梅村追言其好，宜舉遠者大者，而十八首中止及嬉戲之具，市肆之盛、聲色之娛，皆所謂足供兒女之戲者，何歟？蓋南渡之時，上下嬉游，陳臥子謂其『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梅村親見其事，故直筆書之，以代長言咏歎。」³⁶靳氏的解釋雖無不妥，然若對照崇禎十三年〈南中與志衍書〉所言：「列肆橋門，多籬壁間物，無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秦淮歌舫有屠沽氣，不得碧玉吹簫，桃葉持楫，唱〈烏棲曲〉，謝靈運、劉孝標輩作醉人。」鼎革兵火，家國遷改，記憶隨之調整。當年看來極其尋常的器皿風俗，此刻蛻變成為抵抗無常遷改的昨日印記。誠如吳梅村〈孫孝若稿序〉所言：「若謂世經變亂，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聞而道掌故。」（頁745）將「徵舊聞而道掌故」視為己任，故本文以為「追言其好」，毋需「遠者大者」，巧精細碎者亦足當之。且舉〈望江南〉其三、其十五為例：

江南好，博古舊家風。宣廟乳爐三代上，元人手卷四家中，廠盒鬪雞鍾。
（卷21，頁533）

江南好，巧技棘為猴。髹漆湘筠香墊几，戲金螺鈿酒承舟，鉞鏤匠心搜。
（卷21，頁537）

第三首以「博古舊家風」總括江南世家收藏古玩的嫻雅風氣，繼之列舉三種代表

³⁴ 南明朝野的腐敗情況，可參考〔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92-93。

³⁵ 《吳梅村全集》卷21〈望江南〉題下標「一十七首」，係根據《梅村家藏稿》所收，少了「江南好，五色錦鱗肥。反舌巧偷紅嘴慧，畫眉羞傍白頭棲。翡翠逐金衣。」然〔清〕靳榮藩：《吳詩集覽》卷19則完整收錄十八首，而《吳梅村全集》也將這首收進卷59補遺中，頁1151。因此，本文在論述上仍以十八首稱之，順序依靳本，特此說明。

³⁶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集注：《吳詩集覽》（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年），卷19，頁5。

文物：明宣宗宣德年間（1426-1435 在位）所製足堪比擬三代的銅香爐、元朝四大家的畫卷，以及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 在位）所製之鬥雞缸杯。³⁷第十五首〈望江南〉，靳榮藩言「此咏器玩之好」，³⁸「巧技棘爲猴」化用《韓非子》典故，³⁹盛讚江南造物之精巧。並臚舉兩物件：以赤黑漆墨點染湘妃竹於其上的焚香襯几、以貝殼嵌金鑲製而成的置酒承盤。這些匠心獨運、鑲飾各式花紋的器皿，即使不如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般歷史悠久，國變後在梅村眼中，已成為延續文化與記憶的薪火。約莫 1654-1656 年間，時寓北京的吳梅村寫下〈宣宗御用餞金蟋蟀盆歌〉，感嘆明宣宗鬥蟋蟀時使用的餞金廠盒，到了新朝乏人問津，詩云：「秘閣圖書遇兵火，廠盒宣窰賤如土。名都百戲少人傳，貴戚千金向誰賭？」（卷 3，頁 62）較之「廠盒鬪雞鍾」，又更明確地呈現廠盒名物與家國運道交織的景況。⁴⁰

此外，彷彿為扭轉當年「秦淮歌舫有屠沽氣」之說，〈望江南〉第十八首，梅村留下金陵歌妓風華絕代之身影：

江南好，舊曲話湘蘭。薛素彈丸豪士戲，王微書卷道人看，一樹柳摧殘。
（卷 21，頁 537）

靳榮藩言「此咏聲伎之好」。⁴¹錢牧齋《列朝詩集小傳》嘗為三位作傳，言馬湘蘭「姿首如常人，而神情開滌，濯濯如春柳早鶯，吐辭流盼，巧伺人意，見之者無不人人自失也。」「性喜輕俠，時時揮金以贈少年，步搖條脫……，王先生伯穀脫其阨，欲委身於王，王不可。萬曆甲辰秋，伯穀七十初度，湘蘭自金陵往，置酒

³⁷ [清]姚之駟嘗引《帝京景物畧》：「凡成杯，茶貴於酒，采貴於青，其最者，鬪雞可口謂之雞缸。吳偉業詞『廠盒鬪雞鍾』。」姚之駟：《元明事類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卷 30，頁 495。沈德符云：「本朝瓷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為古今之冠。如宣窰品最貴，近日又貴成窰，出宣窰之上。」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6，頁 653-654。所謂「成杯」、「成窰」均指成化年間所製之瓷器。

³⁸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集注：《吳詩集覽》，卷 19，頁 4。

³⁹ 韓非子：〈外儲說〉，《韓非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11，頁 626。文謂燕王好微巧，宋人遂誇大其技誑之。

⁴⁰ 李惠儀嘗精讀此詩，同時舉汪琬、陳維崧等作，對前朝遺物啟發文人對王朝盛衰之思考進行深入剖析。見李惠儀：〈世變與玩物——略論清初文人的審美風尚〉，《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3 期（2008 年 9 月），頁 35-76。

⁴¹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集注：《吳詩集覽》，卷 19，頁 5。

為壽，燕飲累月，歌舞達旦，為金閨數十年盛事。」⁴²「湘蘭歿，伯穀為作傳，賦挽詩十二絕句。至今詞客過舊院者，皆為詩吊之。」⁴²梅村「舊曲話湘蘭」，與此相呼應。薛素素善馳馬射彈，牧齋所作小傳言其「善彈走馬，以女俠自命。置彈於小婢額上，彈去而婢不知。……自此江湖俠少年，皆慕稱薛五矣。少游燕中，與五陵年少，挾彈出郊，連騎遨遊，觀者如堵。為李征蠻所嬖。其畫像傳入蠻峒，西陽彭宣慰深慕好之。……北里名姬，至於傾動蠻夷，古所希有也。」⁴³至若王微，錢牧齋〈黃衣道人王微〉：「七歲失父，流落北里。長而才情殊眾，扁舟載書，往來吳會間。所與游，皆勝流名士。已而忽有警悟，皈心禪悅。布袍竹杖，游歷江楚」，後歸而造生墳，自號草衣道人。⁴⁴三位女子際遇不同，風姿各具，卻同樣帶有俠氣。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吳梅村其他〈望江南〉以第二句為總評，之後再舉例的寫作方式，在這一首中，梅村先拈出三位名妓之特點，末後以「一樹柳摧殘」作結。蓋王微於三者之中明顯被捲入亂世之駭浪中，⁴⁵梅村藉以不著痕跡地點出審美之外的現實境況：江南歌妓以其蒲柳之身，在國變中面臨更為艱難的生存考驗。⁴⁶而溢出「江南好」的「一樹柳摧殘」，同步將前此陳列的眾多江南名物，與明朝的命運緊密牽繫。

靳榮藩總評〈望江南〉云：「十八首皆詩史也，可當《東京夢華錄》一部，可抵《板橋雜記》三卷，或認作烟花賬簿，恐沒作者苦心矣。」⁴⁷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以筆記體回憶北宋開封的市井繁華，作者自序：「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妄生不然。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為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覩當時之盛。」

⁴²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閩集》，頁765-766。

⁴³ 同上註，頁770。

⁴⁴ 同上註，頁760。

⁴⁵ 根據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王微「偶過吳門，為俗子所鬻，乃歸於華亭潁川君。潁川在諫垣，當政亂國危之日，多所建白，抗節罷免，修微有助焉。亂後，相依兵刃間，間關播遷，誓死相殉。居三載而卒。潁川君哭之慟。」同上註，頁760。

⁴⁶ 吳梅村對於亂世之中女伎生存權的議題相當關注，廖美玉：〈身與世的頹頹——吳梅村詩中的秦淮舊識〉曾對此深入探討。詳參張高評主編：《清代文學與學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年），頁1-66。

⁴⁷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集注：《吳詩集覽》，卷19，頁5。

⁴⁸晚輩「妄生不然」的態度，促使孟元老決心以書寫對抗遺忘。梅村〈望江南〉中陳列歲時、飲食、市肆、器玩、妝容等細節，⁴⁹正呼應《東京夢華錄》對酒樓商鋪、飲食果子、京瓦技藝的捕捉。至若余懷的《板橋雜記》，更明言所作「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⁵⁰非徒述狹邪、傳艷冶。然是書作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較梅村〈望江南〉略晚。相形之下，梅村在國變之初即執筆紀錄，既顯現了對前塵昔夢的耽溺與回顧，同時回首崇禎十三年〈南中與志衍書〉中，對六朝人文地景的追念，益發加深他書寫的迫切感，以期重新擁有、留存及記憶與故國相聯繫的江南文化。

三、「步步添思量」：王朝盛景的記憶與獨白

順治十年（1653）吳梅村至南京謁見馬國柱之餘，也著意尋訪前朝遺跡，寫下一系列詩作。本節將分「訪地景」與「訪故人」兩面向，思考在新朝徵召的前夕，詩人對南京的記憶與書寫隱喻。

（一）訪地景，訴「忠」腸

這段期間，吳梅村寫下長篇五古〈遇南廂園叟感賦八十韻〉（以下簡稱〈遇南廂園叟〉），以及〈鍾山〉、〈臺城〉、〈國學〉、〈觀象臺〉、〈雞鳴寺〉、〈功臣廟〉、〈玄武湖〉、〈秣陵口號〉等七律。除了〈秣陵口號〉以概括的方式書寫南京外，其他七律梅村各舉一地景賦詩懷古，惆悵興亡至為明確。⁵¹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金陵七景」中，鍾山、臺城、玄武湖屬於六朝歷史地景，其餘四者為明代文化地景，而後者又重複出現於〈遇南廂園叟〉中。由此可合理推測，這些重複出現的地景書寫，同時關聯著梅村的現實處境與心境。

⁴⁸ [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年），頁18。

⁴⁹ [清]孫默引尤梅庵云梅村〈望江南〉：「合十八首可作一部《江南景物略》，亦可作《風俗通》。」孫默編：《國朝名家詩餘·梅村詞》（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留松閣刊本），頁5a。

⁵⁰ [清]余懷：《板橋雜記·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

⁵¹ 如〈玄武湖〉：「覆舟西望接陂陀，千頃澄潭長綠莎。六代樓船供士女，百年版籍重山河。（【自註】湖製黃冊庫，禁人游玩。）平川豈習昆明戰，禁地須通太液波。煙水不關興廢感，夕陽聞已唱漁歌。（【自註】時已有漁舟，非復昔日之禁矣。）」（卷6，頁179-180）從作者自註與問答之詞，即可感受濃愁的興亡之慨。

宇文所安在一篇討論金陵的文章中，提到梅村〈遇南廂園叟〉的首句「寒潮衝廢壘」，「如古代的『興』，這個意象顯示了一種有著複雜聯想的情緒；每一個讀者都會立即認識到這種情景和情緒是屬於金陵而非中國其他大城市的。」⁵²儘管未脫離傳統金陵書寫，〈遇南廂園叟〉卻在此基礎上寫出新意，⁵³因誘發追憶的導火線，起源於詩人與國子監舊役相遇的瞬間，而成為他一系列「以詩為史」的作品中，個人化特質鮮明的一篇。⁵⁴亦即相較於其他幾首七律，〈遇南廂園叟〉在感嘆歷史興亡的同時，有更為明確的內心獨白，故本節主要將討論重心置於這首長篇五古。

在詩的開頭梅村提到：「平生游宦地，踪跡都遺忘」，稱聲自己對十三年前於國子監任職的「踪跡」已毫無記憶，直到與南廂園叟偶遇，往事翻湧而起。詩云：

道遇一園叟，問我來何方。猶然認舊役，即事堪心傷。開門延我坐，破壁低圍牆。卻指灌莽中，此即為南廂。衙舍成丘墟，佃種輸租糧。謀生改衣食，感舊存園莊。艱難守茲土，不敢之它鄉。我因訪故基，步步添思量。
(卷1，頁24)

⁵² 宇文所安：〈地：金陵懷古〉，收入樂黛雲、陳珏編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頁157。

⁵³ 寫金陵由盛而衰的歷史滄桑，或見舊跡而產生思古幽情，明以前文人多有描繪。如王勃：〈江寧吳少府宅餞宴序〉：「霸氣盡而江山空，皇風清而市朝改。」〔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850-1；張九齡：〈經江寧覽舊跡至玄武湖〉：「桑田東海變，麋鹿姑蘇游。否運爭三國，康時劣九州。」〔清〕聖祖御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49，頁603。又，〈遇南廂園叟〉以尋訪國子監遺址為開端，也可在前人作品中找到雷同的失落感。如江總：〈南還尋草市宅詩〉：「逕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588。寫由陳入隋後自北還南，難尋自家舊宅的感嘆。換言之，本文以為在傳統金陵母題中寫出新意，是梅村此作之特質。

⁵⁴ 梅村擅長以詩歌記錄時事見聞，且多隱身角色之後，如著名的〈圓圓曲〉，借詩人中物為其代言，這篇則較為特別。李惠儀認為這首詩對於追憶的表現，比較偏向個人的，震驚於突然遇到園叟的瞬間。“The act of remembrance is more personal and deliberate, jolted by sudden encounters and utterances at the right moment.” Wai-ye Li, “History and Memory in Wu Weiye’s Poetry.” pp. 124.

順治九年（1652），總督馬國柱奏改南京國子監為江寧府學，舊園遂廢。如今「破壁低圍牆」，南廂成為「灌莽」，「衙舍」成「丘墟」。這些殘存而零落的斷片，儘管不完整且飽含悲傷，卻成為現在與過去的媒介，引導向已逝去的美好時空。⁵⁵梅村將思緒拉回當年的南廂：「面水背蒼崖，中為所居堂。四海羅生徒，六館登文章。松檜皆十圍，鐘筦聲鏘鏘。百頃搖澄潭，夾岸栽垂楊。池上臨華軒，菡萏吹芬芳。譚笑盡貴游，花月傾壺觴。其南有一亭，梧竹生微涼。」（卷1，頁24-25）⁵⁶時隔十三年，南廂格局猶歷歷在目，「四海羅生徒，六館登文章」、「譚笑盡貴游，花月傾壺觴」，此時的梅村，跟當年向志衍訴苦「不能作老博士署紙尾」，儼然判若兩人。同一年所寫的〈宋子建詩序〉，又一次追述：「有池十畝，為亭五楹，樹以桐梓杉櫨，被以芙蕖菱芡。」（卷28，頁667）

南京國子監為朱元璋實踐治國理念之重要成果，嘗云：「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⁵⁷為此朱元璋提出四種途徑：「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天下人才盡於是矣。」⁵⁸其中，學校尤居四者之首，故朱元璋將其「選用賢能，以隆治化」⁵⁹之理念貫徹於創建南京國子監上。在此之前，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朝建立前三年），朱元璋就改應天府學為國子學（地位今夫子廟）。洪武二年（1369）六月丁卯，太祖諭國子學官曰：「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浚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⁶⁰將建立太學培育人才，比擬為培養百年樹木之根苗，用心程度可見一斑。

⁵⁵ 所謂斷片，引自宇文所安：《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作者釋義如下：「它們是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媒介，是布滿裂紋的透鏡，既揭示所要觀察的東西，也掩蓋它們」。斷片出現的形式包括「片斷的文章、零星的記憶、某些殘存於世的人工製品的碎片」，其功能是具有「方向指標」的作用，「起了把我們引向失去的東西所造成的空間的那種引路人的作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年），頁93-94。

⁵⁶ 〔明〕黃佑云：「嘉靖三十二年，司業王材於前重建廳事，題曰『見賢堂』。庭中植槐樹，前為臺立石，三植蟠松、天竹、紅梅其上。前為蓮池，池上有小軒，垣外東南西三面皆本廡官池。」見黃佑：《南雍志》（北京：學苑，1996年），卷8，頁14。司業宅背對著雞籠山，中間為廳事，名曰「見賢堂」，前方面向蓮池，池上有小軒。梅村詩中之敘述，與之若合符節。

⁵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寶訓〉，《明實錄》，卷5，頁342。

⁵⁸ 〔清〕張廷玉等撰：〈選舉志〉，《明史》，卷69，頁1675。

⁵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寶訓〉，《明實錄》，卷5，頁345。

⁶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寶訓〉，《明實錄》，卷6，頁500。

明洪武十四年（1381），因地狹小，「詔改建國學於雞鳴山之陽。上親往視，乃定制度。」⁶¹「既而改學為監」，⁶²洪武十五年（1382）五月正式落成，為全國設施齊備、腹地廣大的最高學府。⁶³即使之後成祖遷都北京，將元代國子監舊址設為京師國子監，規模制度亦未脫離南京國子監創建時之定制。⁶⁴

朱元璋以創辦太學作為鞏固政權的第一步，南京國子監的政治意涵自不待言。吳梅村「我因訪故基，步步添思量。」除了憶及昔日作息南廂，與詩友盡享文章之樂、山川之勝外，國子監的廢存與明朝兩百多年之興亡緊密相繫的關係，益發使詩人悲不自勝：「鷄鳴寺接講臺基，扶杖重游涕淚垂。」（〈鷄鳴寺〉，卷6，頁179）「白頭博士重來到，極目蕭條淚滿襟。」（〈國學〉，卷6，頁178）

緊接著「回頭望雞籠」，將視線越過南廂，朝向它北邊的雞鳴山，⁶⁵李惠儀在〈吳偉業詩中的歷史與記憶〉一文中指出，梅村「回頭望雞籠」中的「望」，暗示他的視線是有意識地落在後方的雞籠山上。⁶⁶不僅如此，本文以為「回頭」此一舉動彰顯了梅村蓄意召喚記憶的企圖。根據詩中所述，他將視線先後落在雞鳴山上的功臣廟、雞鳴寺與觀象臺上，接著又跳到明故宮、明孝陵，最後再回到國子監。檢索明代地圖，這些地點散置南京各處，極目恐難遠眺，明顯經過策略性地揀選。它們的共通點——皆與明太祖相關，雞鳴山上的功臣廟、雞鳴寺與觀象臺，皆為朱元璋興建。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命人修建功臣廟。《明史》：「太祖既以功臣配享太廟，又命別立廟於雞籠山。論次功臣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生者虛其位。」

⁶¹ [明]黃佑：《南雍志》，卷1，頁23。

⁶² [清]張廷玉等撰：《選舉志》，《明史》，卷69，頁1676。

⁶³ 優厚的朝廷供養，可參考[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69記載，頁1676。相關研究請參李永康：〈明清兩監五百載·法本原實始於南——試論朱元璋創建南京國子監的歷史作用〉，孔廟和國子監管理處編：《孔廟國子監論叢》（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頁22。

⁶⁴ 〈南雍舊志序〉：「永樂初太宗文皇帝駐蹕金臺，肇建兩京，南北列為二監，而太學遂有定制矣。然二監雖並列而治，法本源實始於南。」[明]黃佑：《南雍志》，卷1，頁1。

⁶⁵ 雞鳴山即為雞籠山，《明實錄》：「戊申改雞籠山為雞鳴山」，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太祖洪武十三年〉，《明實錄》，卷129，頁2055。

⁶⁶ “the word “gazed”(wang 望) implies vision willfully summoned.” Wai-ye Li, “History and Memory in Wu Weiye’s Poetry.” pp. 125. 此外，古典文學中回頭、瞻望之舉，往往有消憂並引發聯想之意。如王粲〈登樓賦〉，此一傳統書寫引發的類應思維可一併納入考量。

⁶⁷梅村如數家珍地陳述功臣廟壁畫上諸功臣的排列：

回頭望雞籠，廟貌諸侯王。左李右鄧沐，中坐徐與常。霜髯見鋒骨，老將東甌湯。配食十六侯，劍珮森成行。得之為將相，甯復憂封疆。北風江上急，萬馬朝騰驤。重來訪遺跡，落日唯牛羊。吁嗟中山孫，志氣胡勿昂。生世苟如此，不如死道傍。惜哉裸體辱，仍在功臣坊。（卷1，頁25）

這段稱揚明初建國時大將的彪炳戰功，易讓人聯想到後來梅村在北京所寫的〈宣宗御用餞金蟋蟀盆歌〉，以善鬪的蟋蟀連結徐達、常遇春北逐元帝的功績，再以元帝逃奔塞外，比擬垂頭折足的鬪敗蟋蟀。詩末「漆城蕩蕩空無人，哀蟻切切啼王孫。」（卷3，頁62）以蟋蟀淒切作為憑弔故國的哀音。〈遇南廂園叟〉同樣從功臣的開國功勳寫到亡國之後的落魄子孫。功臣坊中位列第一的中山王徐達，其後裔徐青君於明亡後從家財萬貫到田產籍沒，窮無立錫之地，靠代人受杖刑，計償維生。⁶⁸「裸體辱」與「功臣坊」，正為突顯今／昔、亡／興之強烈對比。同期所作〈功臣廟〉：「畫壁精靈間氣豪，鄂公羽箭衛公刀。丹青賜額豐碑壯，檠戟傳家甲第高。鹿走三山爭楚漢，鷄鳴十廟失蕭曹。英雄轉戰當年事，采石悲風起怒濤。」（卷6，頁179）末聯指南明弘光帝被俘之處距采石磯不遠，而元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統兵攻打元軍，擊潰之地亦於采石磯。以英雄當年事對比亡國衰頹，遂有「悲風起怒濤」之感。然而不同於〈蟋蟀盆歌〉中以傷悼作為比物連類的目的，⁶⁹〈遇南廂園叟〉與〈功臣廟〉中盡陳功臣位列、畫壁間氣，非僅為感嘆興亡，「得之為將相，甯復憂封疆」、「丹青賜額豐碑壯，檠戟傳家甲第高。」梅村更意在感念君王恩澤。是以順治十年（1653）的此時，他選擇記憶「霜髯見鋒骨」、「劍珮森成行」，而非崇禎年間感嘆的「功臣廟畫壁漫漶」，更遑論當年朱元璋為功臣壁畫而屠殺畫師之掌故。⁷⁰

⁶⁷〔清〕張廷玉等撰：〈功臣廟〉，《明史》，卷50，頁1305。

⁶⁸〔清〕余懷嘗詳載徐青君事，見《板橋雜記》卷下〈軼事〉，頁23。〈遇南廂園叟〉中「惜哉裸體辱，仍在功臣坊」，徐青君代受杖刑所在的「大功坊」，即為當年朱元璋贈與徐達之舊邸。典見〔清〕張廷玉等撰：〈徐達列傳〉，《明史》，卷125，頁3730。

⁶⁹李惠儀表示：「〈蟋蟀盆歌〉的主調是傷悼而非譏評。」見〈世變與玩物——略論清初文人的審美風尚〉，頁49。

⁷⁰《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趙原，字善長，號丹林，吳郡人。畫山水師董源，明初召天下畫士

「回頭望鷄籠」之有所思，亦延續至雞鳴寺。詩云：

蕭條同泰寺，南枕山之陽。當時寶誌公，妙塔天花香。改葬施金棺，手詔追褒揚。袈裟寄靈谷，製度由蕭梁。（卷1，頁25）

雞鳴寺前身同泰寺，係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527）所建，武帝曾於此四度捨身出家，後毀於戰火。朱元璋在明孝陵竣工之後，下令於原同泰寺舊址重建寺院，定名雞鳴寺。《明實錄》云：「建雞鳴寺于雞鳴山，以祠梁僧寶公。」⁷¹〈重修雞鳴寺記略〉亦云：「（雞鳴寺）既成，乃於靈谷遷故『普濟寶公大師』法函，瘞于山峯，歲時享祀甚謹。」⁷²在此之前，明太祖修建臨寢時，因寶愛鍾山獨龍阜之風水，遂將原葬於此的梁朝高僧寶誌禪師遺骨移葬靈谷寺。換言之，梁武帝當年厚葬寶誌禪師，以及後來明太祖遷葬之處所，皆非雞鳴山，然梅村透過佇立於雞鳴寺中寶誌禪師的塑像引發聯想，⁷³「改葬施金棺，手詔追褒揚」，深刻記憶且不無強調朱元璋耗資巨萬立塔建殿，並手書御文、鐫刻立碑之恩澤。《國朝典故》嘗載此事：

太祖建孝陵，將遷寶誌塚。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屠於函上，覆以無梁輒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為永業。御製文，樹碑記績，辟歷震其碑，再樹再擊。上曰：「碑文再擊，不欲謂吾記績耳。」乃寢不樹。⁷⁴

至京，圖歷代功臣，原以應對不稱旨，坐死。」見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頁1695。

⁷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太祖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明實錄》，卷176，頁2674。

⁷² 〔明〕葛寅亮編，濮大凡總校：《金陵梵剎志》，卷17，頁3。

⁷³ 〔明〕董穀《碧里雜存》云：「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雞鳴山塔中睹其塑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為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誠意伯奏改塹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啟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既遷而水亦隨往。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足見雞鳴寺中得見寶誌禪師塑像。收入〔明〕陶珽編：《說郛續》（明刻本），頁4。

⁷⁴ 〔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卷33，頁563。

所謂「祝之，不報」，張瀚（1510-1593）在其《松窗夢語》中有更詳細的紀錄：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將築宮室於鍾山之陽，召劉誠意定址。……後往鍾山卜葬地，登覽久之。太祖少憩僧人冢上，詢劉曰：「汝觀穴在何所？」劉曰：「龍蟠處即龍穴也。」太祖驚起曰：「曾奈此何！」劉曰：「以禮遣之。」太祖謂：「普天吾土，何以禮為！」即命開僧人冢，中以兩甕上下覆之，啟上一甕，見僧人面如生，鼻柱下垂至膝，指爪旋繞周身，結跏趺坐於中。皆驚愕，不敢前發。太祖始拜告，遂輕舉移葬於五里外。向冢前有八功德水，以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也。後徙僧冢，水亦移遠其前，亦異甚矣。今之孝陵，即其故處。⁷⁵

太祖以「普天吾土」為由，強制遷葬之無「禮」，以及辟歷擊碑等寶誌高僧之神異事蹟，俱為梅村所略。再如〈雞鳴寺〉：「鷄鳴寺接講臺基，扶杖重游涕淚垂。學舍有人鋤野菜，僧寮無主長棠梨。雷何舊席今安在？支許同參更阿誰？惟有誌公留布帽，高皇遺筆讀殘碑。」（卷6，頁179）傳統懷古詩中，「惟有」常出現於詩末兩句，用於襯托在時間洪流中不受歷史事件影響而存留者，如李白〈越中覽古〉：「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鄉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蘇臺覽古〉：「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⁷⁶太白以鷓鴣飛與西江月，對比盛況不再的吳越春秋。梅村則不以自然對比，〈雞鳴寺〉中國子監學舍與雞鳴寺僧寮同顯荒蕪，唯一留存可辨者，卻指向寶誌公之布帽與殘碑。質言之，梅村兩次提及寶誌公，皆不論史傳所言高僧顯靈事蹟，⁷⁷僅聚焦於手詔褒揚、高皇遺筆，其彰顯皇恩以表追思之意至為明確。

梅村下一個焦點為洪武十八年（1385）所建的觀象臺，「千尺觀象臺，太史書禎祥。北望占旄頭，夜夜愁光芒。」（卷1，頁25）過去感嘆「款識皆蒙古、色目人」，承用前朝典制，此時卻銘記「書禎祥」，及其占昴宿之功能。七律〈觀象臺〉：「候日觀雲倚碧空，一朝零落黍離同。昔聞石鼓移天上，今見銅壺沒地中。黃道只看標北極，赤烏還復紀東風。郭公枉自師周髀，千尺荒臺等廢宮。」

⁷⁵ [明]張瀚：《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5，頁92-93。

⁷⁶ [清]聖祖御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181，頁1846。

⁷⁷ 寶誌禪師生平事蹟詳見[清]釋德鎰撰：〈寶誌行實〉，《靈谷禪林志》（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重刻本），卷7頁1-9。[唐]李延壽撰：〈釋寶誌列傳〉，《南史》，卷76，頁1900-1901。

（卷 6，頁 178）「石鼓移天上」與「銅壺沒地中」之對比，益發突顯今日荒臺廢宮之難堪。延續著這樣的思路，梅村從朱元璋生前建設南京的事跡，轉移到先皇死後遺留的宮室與太祖廟：

高帝遺衣冠，月出修蒸嘗。圖書盈玉几，弓劍堆金床。承乏忝兼官，再拜陳衣裳。南內因灑埽，銅龍啓未央。幽花生御榻，苔澀青倉琅。離宮須望幸，執戟衛中郎。萬事今盡非，東逝如長江。（卷 1，頁 25）

自從永樂帝遷都北京之後，明故宮漸被冷落，自然災害亦加速其毀壞。⁷⁸張瀚《松窗夢語》嘗記述南京宮殿荒蕪之貌：「……迨今唯覩城郭崔嵬，而宮闕荒蕪，殿閣止存武英、奉先，猶舊物也。」⁷⁹宮闕在明亡前已趨於頹圮，是以在銅駝荊棘之悲外，詩人所發出的「萬事今盡非，東逝如長江」，感嘆中當隱含更幽微的私人意圖：「承乏忝兼官，再拜陳衣裳。」梅村任國子監司業時曾兼充祭祀官，定期對太祖衣冠致祭行禮，故對陳列在太祖廟中的圖書、弓箭等禮儀器物如數家珍，甚至提到「幽花生御榻，苔澀青倉琅」，細加描繪當年所見因年久無人使用而腐鏽生斑的銅環、御榻。除此之外，本文以為吳梅村也想透過「承乏忝兼官」，表達他曾經擔任向仙去的明朝國君報告民間事務的角色，是一個傳遞者的身份。由此，便能理解他為何將下一個視野落在曾經萬松覆蓋的鍾山明孝陵：

鍾陵十萬松，大者參天長。根節猶青銅，屈曲蒼皮僵。不知何代物，同日遭斧創。前此千百年，豈獨無興亡。況自百姓伐，孰者非耕桑？（卷 1，頁 25）

根據史料記載，鍾山的古松種植於東晉與劉宋期間，⁸⁰至明代已近千年。在這之間

⁷⁸ 如明正統十四年六月風雨雷電，「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成化二年「九月癸未，南京御用監火」，三年六月「雷震南京午門正樓」，二十一年五月「南京大風，拔太廟樹，摧大祀殿及皇城各門獸吻」；世宗嘉靖元年七月「南京暴風雨，江水湧溢，郊社陵寢宮闕城垣吻脊欄楯皆壞。」分別出自〔清〕張廷玉等撰：《明史》，頁 462、463、434、490，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實錄》，卷 16，頁 515。

⁷⁹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 2，頁 36。

⁸⁰ 《宋元方志叢刊》：「蔣山本少林木，東晉令刺史罷還，都種松百株，郡守五十株。宋時諸州

朝代的更迭不曾損及分毫，此時卻「同日遭斧創」，而砍伐者又僅僅是為了謀生而向自然借取資源的老百姓。在此之前，明朝廷已明文嚴禁砍孝陵樹木，崇禎十四年（1641）五月所立的《孝陵禁約碑》更指出翦伐樹株將「鑿傷龍脈，妨礙風水」。⁸¹然而在戰亂時期老百姓為了生存，已無暇顧及地脈之維繫。吳梅村同一時期所作的〈秣陵口號〉也提到：「車馬垂楊十字街，河橋燈火舊秦淮。放衙非復通侯第，廢圃誰知博士齋。易餅市傍王殿瓦，換魚江上孝陵柴。無端射取原頭鹿，收得長生苑內牌。」（卷 59，頁 1149）過往象徵帝國權威的場域，如今都遭到侵瀆：公侯宅邸改為清官府衙（中山宅改為清布政司署）；國子監廢毀成為菜圃；巍峨的明宮殿磚瓦，以及明孝陵的參天萬松，乃至園內蓄養的鹿隻，⁸²如今成為居民易餅換魚謀生的資產。此刻明孝陵的木材與明朝的命運交織在一起，而離開孝陵的原頭鹿，也成為亡國悲哀的象徵。

梅村接著將視野拉回國子監荒廢的講舍：

群生與草木，長養皆吾皇。人理已漸滅，講舍宜其荒。獨念四庫書，卷軸誇縹緗。孔廟銅犧尊，斑剝填青黃。棄擲草莽間，零落誰收藏？（卷 1，頁 25）

當人為暴力已凌駕自然物性的生長，反映的正是文化的浩劫。明朝的南京國子監曾以藏板多、印書多、藏書多聞名，⁸³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國初克故元時，太祖命大將軍徐達，收其祕閣所藏圖書典籍，盡解金陵。又詔求民間遺書，時宋刻板本，有一書至十餘部者。……至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內署諸書，悉遭大火。凡宋元以來祕本，一朝俱盡矣。」⁸⁴徐達當年盡收祕書圖籍、宋元刻板，

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山川志〉，《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 1557-1558。

⁸¹ 收錄於王煥鑰輯：《明孝陵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頁 161-162。

⁸² 〔清〕王通云：「明朝南京孝陵內畜鹿數千，項懸銀牌，人有盜宰者抵死。崇禎末年，余解糧到京，往游陵上，猶見銀牌鹿往來林木中，始信唐世芙蓉園獲漢時宜春苑銅牌白鹿，為不誣也。」見王通：《蚓庵瑣語》，收入《明清筆記史料叢刊（二）》（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頁 147。

⁸³ 許廷長：〈明代南京皇室藏書史述〉，《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年第4期，頁 57-59。

⁸⁴ 〔明〕沈德符：〈訪求遺書〉，《萬曆野獲編》，卷 1，頁 4。

在吳梅村擔任國子監司業的崇禎末年，已悉數毀盡，故崇禎年間便發出「太學經庫，書簡脫落」(〈南中與志衍書〉)之喟嘆。然而此時緬懷「獨念四庫書，卷軸誇縹緲」，其思考已凌駕過去參與的片段。誠如同一年所寫的〈宋子建詩序〉云：「兵火頻仍，萬事遷改，異日者楚鴻、漢鷺續白門之遊，問冶城之勝，而六館之鐘鼓，四庫之經書，有不與齊宮梁苑共為銷沉者乎？孔廟之松杉，臺城之楊柳，有不與菟葵燕麥付之榛莽者乎？」(卷 28，頁 668)梅村對於象徵倫理的文物典籍、孔廟祭器之存廢格外留心，因其代表的含義遠超過一個朝代的興亡，更接近顧炎武所說的「亡天下」。⁸⁵

此外，梅村提到「群生與草木，長養皆吾皇」，以一種接近儀式性的語言，表達萬物群生都仰賴浩蕩皇恩的栽培與滋養。把逝去的明朝國君當作仙人，在他的作品中並不陌生，嘗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塵世無繇識九還。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過淮陰有感二首〉其二，卷 15，頁 398)⁸⁶值得注意的是，梅村同樣完成於順治十年的傳奇《秣陵春》中，有一段相似的劇情。第四十一齣「仙祠」，前南唐樂工曹善才，與已經仙去、之後又從天降臨的舊主李煜之間，出現這樣一段對話：

(小生) 嗶！方才彈的就是燒槽琵琶？我久不曾聽得你彈了，再與我彈一曲，把我去後的光景說一遍。

(外) 領旨。

(小生) 我那澄心堂呢？

[後庭花] (外) 澄心堂堆馬草。

(小生) 凝華宮呢？

⁸⁵ [清]顧炎武云：「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正始〉，《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頁 379。其說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下〉，保留華夏文明諸禮，避免滿清入主中原後諸夏禮變夷禮，此為「保天下」之概念。此處參考 Wai-ye Li, "History and Memory in Wu Weiye's Poetry." pp. 126.

⁸⁶ 葉君遠將這首詩繫於順治十年九月攜家人北上覆命，過淮陰時所作。見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頁 254。

(外) 凝華宮長亂蒿。

(小生) 御花園許多樹木呢？

(外) 樹木呵，砍折了當柴燒。

(小生) 那書籍是我最愛的。

(外) 書呵，拆散了無人裱。(卷 62, 頁 1358)

在此對話之後，後主與男女主角各自離去，而曹氏則留在廟中，全劇由此告終。這齣戲名中「秣陵」正指南京，劇中場景也多次發生在金陵。學界有關《秣陵春》的討論，近期從「玩物」的角度出發時，多半注意到男主角徐適於南唐、北宋新舊朝間矛盾的狀態，以及個人才情的展現上，與梅村最為貼近。⁸⁷然而孫康宜則更早提出了曹道士作為前朝遺老，與梅村之間的疊合關係，孫康宜在〈吳偉業的「面具」觀〉一文表示：「毫無疑問，作為前朝遺老的曹道士，其實就是吳氏本人的面具。跟曹道士一樣，吳氏也遭遇到不僅是他聲名與地位的淪喪，而且還來自新統治者底下的疏離感和精神折磨。多少年來，他一直為自己未能在「一六四四年隨崇禎帝以身殉國而悔恨不已，他始終懷有一份愧疚之意。這便可以解釋為何他的悔恨感會導致他在詩歌中表達他對仙家生活的強烈企盼。」⁸⁸《秣陵春》中的歷史隱喻，學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似乎沒有人注意到梅村同一時間所寫的〈遇南廂園叟〉，也帶有這樣的政治隱喻。「群生與草木，長養皆吾皇。」不僅把明朝的國君比作天帝，也有類似曹道士領旨向李煜報告「去後光景」的意味：「人理已漸滅，講舍宜其荒。」因此，如果我們把曹道士與李煜的對話，置換到這首詩中，大概可以得到這樣的雛形：

(太祖) 我那奉先殿呢？

⁸⁷ 楊中薇：〈玩物和遺民意識的形塑：論吳偉業的《秣陵春》〉，頁 61；孫承娟：〈舊事風流說南唐：吳梅村《秣陵春》的歷史隱喻與古玩懷舊〉，頁 78；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4 期（2004 年 3 月），頁 65。

⁸⁸ 孫康宜著，陳磊譯：〈吳偉業的「面具」觀〉：「詩人追隨明朝皇帝與羽化登仙的願望——也就是說，表明他對明王朝的忠貞不渝——是吳偉業詩歌的一個焦點，然而迫於政治壓力，他無法公開表達出來。」原篇名為〈隱情與「面具」——吳梅村詩試說〉，載於《中國文化》第 10 期（1994 年 8 月），頁 151-160。後收入孫康宜：《文學的聲音》（臺北：三民書局，2001 年），頁 255-256。

(吳) 萬事今盡非，東逝如長江。(堆馬草、長亂蒿)

(太祖) 鍾山許多樹木呢？

(吳) 同日遭斧創。(砍折了當柴燒)

(太祖) 那書籍是我最愛的。

(吳) 棄擲草莽間，零落誰收藏？(書呵，拆散了無人祿)

同一時期完成的〈國學〉：「松柏曾垂講院陰，後湖煙雨記登臨。桓榮空有窮經志，伏挺徒增感遇心。四庫圖書勞訪問，六堂絃管聽銷沉。白頭博士重來到，極目蕭條淚滿襟。」(卷 6，頁 178) 詩中的今昔感慨，較〈遇南廂園叟〉的鋪陳更為直接。特別的是，頸聯以東漢桓榮與齊梁時期的伏挺自比。桓榮講解《尚書》，深得漢明帝禮遇；⁸⁹伏挺講學《論語》，聽者無數，亦先後受梁武帝、邵陵王恩禮。⁹⁰梅村藉以暗喻自己深蒙明朝國君尊寵的際遇，撫今追昔，不免產生「空有」與「徒增」之感慨，然而表白自己對明王朝的忠貞，仍是此刻他念茲在茲的書寫中心。

或許有人質疑吳梅村不曾於洪武朝任職，與《秣陵春》中曹道士與李煜的狀況不同，不可並提。然誠如《秣陵春》中梅村採用戲劇的形式，讓自己戴上面具，隱身人物角色之後，意欲避免不必要的紛爭，卻猶不忘告白：「喜新詞，初填就。無限恨，斷人腸，為知音，仔細思量。」(〈金人捧露盤·觀演秣陵春〉，卷 21，頁 560) 相形之下，〈遇南廂園叟〉寫他親身走訪南京的見聞與感受，寓自白於今昔慨嘆中，誠合情理。我們或可將其對話對象，設想為曾在明故宮登基的福王朱由崧，或真正禮遇他而後來自縊殉國的崇禎帝，抑或僅僅只是向已逝去的象徵性的明王朝對話。⁹¹無論如何，吳梅村藉由書寫南京政治屬性強烈的地景，表達對朱家王朝的思念與忠貞，誠為時機敏感的此刻，「草間偷活」(〈賀新郎·病中有感〉，卷 22，頁 585) 的孤臣孽子，為安頓身心所做的努力。

〈遇南廂園叟〉的後半段，以老翁的招呼為過場：「老翁見話久，婦子私相商。人倦馬亦疲，剪韭炊黃粱。慎莫笑貧家，一一羅酒漿。從頭訴兵火，眼見尤悲愴。」(卷 1，頁 25) 靳榮藩《吳詩集覽》云：「此段是通篇樞紐，上半篇是

⁸⁹ [劉宋] 范曄撰：〈桓榮列傳〉，《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 37，頁 1249-1253。

⁹⁰ [唐] 魏徵、姚思廉合撰：〈伏挺列傳〉，《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 50，頁 719-723。

⁹¹ 隱喻的作法在清初甚為常見，如顧亭林於明亡後改名炎武，又作炎午，後又曾使用蔣山傭等化名。炎、武、蔣山(即鍾山)等都具或隱或顯的明朝象徵意義。見顧炎武撰，胡蕭白點校：《建康古今記·導讀》(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年)，頁 2。

自己目中意中語，下半篇是老翁口中語。『從頭訴兵火』二句開出下文。」⁹²指出在此之前，梅村關注與記憶的場景，屬於主體意識開顯的自然空間。之後敘述園叟的熱情招待，作為緩和思緒的轉折點。「從頭訴兵火，眼見尤悲愴」以下，老翁追憶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清兵初抵南京時的見聞：「大軍從北來，百姓聞驚惶。下令將入城，傳箭需民房。里正持府帖，僉在御賜廊。插旗大道邊，驅遣誰能當。但求骨肉完，其敢攜筐箱。扶持雜幼稚，失散呼耶孃。江南昔未亂，閭左稱阜康。馬阮作相公，行事偏猖狂。高鎮爭揚州，左兵來武昌。積漸成亂離，記憶應難詳。下路初定來，官吏踰貪狼。按籍縛富人，坐索千金裝。以此為才智，豈曰惟私囊。今日解馬草，明日修官塘。誅求却到骨，皮肉俱生瘡。」（卷1，頁25-26）南京老百姓倉皇避難，只求骨肉周全的驚懼，歷歷如繪。梅村也藉機批判弘光朝中馬士英、阮大鍼的專權跋扈，以及四鎮將的苟且構釁。另外對於清初官吏興利害民的作為，亦做了揭露。⁹³

在〈遇南廂園叟〉的最後，從順治二年清兵南下的混亂，回到順治十年（1653）的當下，此時兵火既息，百姓民生也在創傷中重建：

野老讀詔書，新政求循良。瓜畦亦有畔，溝水亦有防。始信立國家，不可無紀綱。春來雨水足，四野欣農忙。父子力耕耘，得粟輸官倉。遭遇重太平，窮老其何妨。薄暮難再留，暝色猶青蒼。策馬自此去，悽惻摧中腸。顧羨此老翁，負耒歌滄浪。牢落悲風塵，天地徒茫茫。（卷1，頁26）

歷經亡國的創傷與異族入主時的身心折磨，南廂園叟感慨：「遭遇重太平，窮老其何妨。」劫後餘生，更願意樂觀看待未來，似乎暗示了對新朝的接納。⁹⁴對此，梅

⁹²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集注：《吳詩集覽》，卷2，頁12。

⁹³ 梅村約作於順治九年的一系列七言古詩，亦集中反映清初官吏對百姓造成的傷害。如〈蘆洲行〉：「已共田園沒縣官，仍收子弟徵租入。……州縣逢迎多妄報，排年賠累是重糧。丈量親下稱蘆政，鞭笞需索輕人命。……萬束千車運入城，草場馬廄如山積。樵蘇猶向鍾山去，軍中日日燒陵樹。」（卷3，頁84）蘆洲封禁、荻柴全數入官，仍無法抵擋鍾山孝陵的樹木被砍伐。清初圈地之苛政可想而知。

⁹⁴ Wai-ye Li, "History and Memory in Wu Weiye's Poetry." pp. 126. 葉君遠也表示：「詩中同樣借南廂老人的口，又說出了近年來清廷政策的變化以及帶來的人們心理的變化。」見《吳梅村傳》，頁165。

村發出「顧羨此老翁，負耒歌滄浪。」「歌滄浪」源自《楚辭·漁父》，相較於漁夫「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⁹⁵的自在，南廂園叟的超脫銜接在他敘述新政權帶來的不幸與恐慌之後，展現順隨潮流的韌性，代表他最困難的時刻已經告一段落。相較之下，梅村正面臨人生重大抉擇，或者應該說，園叟的心境轉換，反映了梅村的心理投射。梅村羨慕園叟可以「負耒歌滄浪」，在濁世中仍可保有自由意志，而他卻喪失工作選擇權，從「策馬自此去，悽惻摧中腸」、「牢落悲風塵，天地徒茫茫。」可知梅村此行謁見馬國柱，上書與呈詩皆未獲得正面回應，甚至隱約了解在各種客觀形勢的逼迫下，除了出仕已無他路可走，故難掩無法遂志之苦。同一時期所作的〈自嘆〉亦云：「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松筠敢厭風霜苦，魚鳥猶思天地寬。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車何事出長干？旁人休笑陶弘景，神武當年早挂冠。」（卷 6，頁 176）當年於南明弘光朝僅任職兩個月便仿效陶弘景「早挂冠」，⁹⁶與晚唐詩人陸龜蒙（自號甫里先生）一樣「有心」歸隱，無奈官邸位於長干的兩江總督，迫使他坐實了「誤盡平生是一官」。無論最終梅村仕清，是多方政治角力的結果，⁹⁷抑或羸弱善病，無法做到抗顏不屈使然，⁹⁸至少順治十年四月梅村的自白，應得到同情的理解。

錢仲聯認為〈遇南廂園叟〉是一首「表現愛國思想」的作品，⁹⁹葉君遠認為這是帶有「實錄」性質，寫一代興亡歷史的長篇哀歌。¹⁰⁰〈遇南廂園叟〉後半段或可稱為實錄，然而前半段如功臣廟、國子監書庫等，多與實情相矛盾。而從詩的開頭「平生游宦地，踪跡都遺忘」，到後半段「積漸成亂離，記憶應難詳」，在遺忘與難詳的情況下，仍有感而發作了 160 句、800 字的長篇五古，顯然除了「實錄」性質之外，南京這個空間之於吳梅村，更有著投射當下心境之作用，從而予人別開生面之感。靳榮藩評此詩云：「此等詩可作古文讀之，可作名畫玩之，可

⁹⁵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卷 7，頁 180-181。

⁹⁶ 陶弘景為南朝齊丹陽秣陵人，「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止于句容之句曲山。」相關事蹟見 [唐]李延壽撰：〈陶弘景列傳〉，《南史》，卷 76，頁 1897。

⁹⁷ 鄭吉雄：〈讀《清史列傳》對吳偉業仕清背景之擬測〉，《臺大中文學報》第 10 期（1998 年 5 月），頁 273-297。

⁹⁸ 孫克寬：〈吳梅村北行前後詩〉認為吳梅村之仕清，不無軟弱好名、不甘寂寞的成分在。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7 卷第 1 期（1995 年），頁 3-11。

⁹⁹ 錢仲聯：《錢仲聯講論清詩》（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2。

¹⁰⁰ 葉君遠：《吳梅村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59。

作雅樂聽之，可作佳山水遊之，斯能於五言中另開生面，不至為古人所限。」¹⁰¹也主張從多面向解讀此詩。本文以為其中隱含表、裡兩層含義，表層透過今昔對比感嘆歷史興亡，裡層則傾訴對明王朝的忠誠。唯有如此，詩中一再著墨南京「帝王州」的意象，其意義方能彰顯。

（二）訪故人，歎家國

這一趟南京行，吳梅村拜訪地景之外，特地到秦淮河畔拜訪故人——秦淮女伎寇湄（字白門），並作〈贈寇白門六首〉。有序云：「白門故保國朱公所畜姬也。保國北行，白門被放，仍返南中。秦淮相遇，殊有淪落之感。口占贈之。」（卷8，頁210）詩云：

南內無人吹洞簫，莫愁湖畔馬蹄驕。殿前伐盡靈和柳，誰與蕭娘鬪舞腰？

（其一）

朱公轉徙致千金，一舸西施計自深。今日祇因句踐死，難將紅粉結同心。

（其二）

同時姊妹入奚官，捫酒黃羊去住難。細馬馱來紗罩眼，鱸魚時節到長干。

（其三）

重點盧家薄薄妝，夜深羞過大功坊。中山內宴香車入，寶髻雲鬟列幾行。

（其四）

曾見通侯退直遲，縣官今日選蛾眉。窈娘何處雷塘火，漂泊楊家有雪兒。

（其五）

舊宮門外落花飛，俠少同游並馬歸。此地故人騶唱入，沉香火暖護朝衣。

（其六）（卷8，頁211-212）

關於寇白門的生平，陳維崧《婦人集》載：「寇白門，南院教坊中女也。朱保國公娶姬時令甲士五十俱執縫紗燈，照耀如同白晝。國初籍沒諸勳衛，朱盡室入燕都，次第賣歌姬自給。姬度亦在所遣中，一日謂朱曰：『公若賣妾，計所得不過數百金，徒令妾死沙吒利之手，且妾固未暇即死，尚能持我公陰事。不若使妾南歸，一月

¹⁰¹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集注：《吳詩集覽》，卷2，頁13。

之間，當得萬金以報。」公度無可奈何，縱之歸。越一月，果得萬金。」¹⁰²寇白門說服朱國弼放其回南京，許諾以萬金報償，且真兌現承諾，其膽識與處事能力，博得「女俠」之稱譽。¹⁰³然而細觀吳梅村所作六絕句，可發現幾點有趣的現象：

首先，對於白門之機敏自主，吳梅村幾乎隻字未提。僅在第三首以明亡之後皆沒為奴僕的「同時姐妹」，突顯她的去住兩難，終於鱸魚肥美的時節返回南京，但刻意忽略了寇白門自請南歸的自主性，而更多聚焦於身不由己之命運。再如第五首，「雷塘」係隋煬帝被弒江都後所葬之地，梅村另有詩曰：「南朝枉作迎鑾鎮，只博雷塘土一丘。」（〈揚州四首〉其一，卷 15，頁 395）這裡以火代土，強調戰火中君王、貴族自願逃竄不暇，致使身處閨內的皇家女眷，抑或像寇白門這樣的公侯蓄妓，均被無情地拋擲到風口浪尖。「窈娘」與「雪兒」均為擺脫不了命運枷鎖的女子，¹⁰⁴梅村以此喻白門，全然抹滅了她的獨特性。

其次為歷史隱喻與批判。第二首「朱公轉徙致千金，一舸西施計自深。今日祇因勾踐死，難將紅粉結同心。」以西施比白門，以范蠡喻朱國弼，將朱寇兩人不能相守到老，歸咎於「勾踐死」，即弘光朝之滅亡，彷彿動盪的時局摧毀了一樁美好姻緣。如此歸咎縱然合理，卻抹滅了寇白門的自贖能力，¹⁰⁵及其讓人激賞之事蹟。何以梅村不提她在亂世中的處事能力，反以「計自深」總括？根據《吳越春秋》記載，西施的角色是越王勾踐「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¹⁰⁶任務為使吳王夫差沈緬酒色而荒淫誤國，讓勾踐

¹⁰² [清]陳維崧撰，冒襄注：《婦人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5-6。

¹⁰³ 如錢謙益：〈金陵雜題絕句二十五首繼乙未春留題之作〉：「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清]錢謙益：《有學集》，收入《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卷 8，頁 417。余懷言其：「歸為女俠，築園亭，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清]余懷：〈珠市名妓〉，《板橋雜記》，頁 19-20。

¹⁰⁴ 窈娘為初唐詩人喬知之寵婢，後為武延嗣所奪。雪兒則為李密之愛姬，靳榮藩注云：「按：楊家字疑合用徐德言妻事也。」指徐德言與其妻南朝陳樂昌公主，因國破家亡而離散，其妻不得已入越公楊素家一事。上述皆見於[唐]孟棻：《本事詩》，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 3-4。

¹⁰⁵ 自贖能力是女伎階級流動相當重要的條件之一，與吳梅村有過密切關係的秦淮女伎卞玉京，即因缺乏經濟自主而窒礙難行。見廖美玉：〈身與世的頹頹——吳梅村詩中的秦淮舊識〉，收入張高評主編：《清代文學與學術》，頁 41。

¹⁰⁶ [漢]趙曄撰，吳慶峰點校：《吳越春秋》（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頁 84。

爭取發奮圖強的時間與空間，最終復國成功，建立霸業。史傳裡的西施角色，顯然與寇白門截然不同。既然如此不同，為何以西施為喻？本文以為，關鍵在於南京同時也是越王勾踐滅吳復國之後建立的都城（B.C.472），從這個地緣關係來說，吳梅村無法不想到越王成功、而弘光帝卻失敗的對比。¹⁰⁷「今日祇因勾踐死」，「只因」凸顯一個王朝的覆滅，對百姓傷害之劇烈，而這正是國君的責任。〈贈寇白門〉其一與其六，皆以荒廢蕭瑟的南明宮殿，與外在現實生活相互烘托，襯出興亡之感。對比之物恰好皆為馬，其一是清兵恣意踐踏的戰馬，其六是寇白門賴以為生的騷人墨客座騎。換言之，當不能復國的「勾踐死」時，不僅他的宮殿苑囿遭受破壞，更多與之同生息的家眷、歌妓，也在時代巨輪下備嘗驚懼與苦難。這裡除了故國不堪回首的感嘆外，更飽含對南明君臣荒淫的批判。故靳榮藩評曰：「音餘弦外，妙得唐賢三昧。」¹⁰⁸

第三，透過書寫寇白門，梅村同時聯想到卞玉京。¹⁰⁹〈贈寇白門〉其四必須與順治八年（1651）所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互觀：「玉京與我南中遇，家近大功坊底路。小院青樓大道邊，對門卻是中山住。中山有女嬌無雙，清眸皓齒垂明璫。曾因內宴直歌舞，坐中瞥見塗鴉黃。」（卷3，頁63）詩中大功坊東鄰秦淮，秦淮女妓所居舊院，即在中山王東花園之後。當年徐達後裔徐青君在中山王府宴客時，常邀請舊院女子歌舞助興。卞玉京抑或其女伴，曾因緣際會結識徐青君之女。這位高門女子原被弘光帝選為嬪妃，卻因為清軍南下而全部變質。梅村之所以知曉此事，乃由卞玉京轉述。因此當他前往拜會寇白門，途經隔壁蕭條的中山王府，回想當年「中山內宴香車入，寶髻雲鬟列幾行」的盛況，必然也想到曾與自己有一段情緣的卞玉京。故此處「夜深羞過大功坊」，與其說是寇白門的心情，不如視為梅村之心理投射：鼎革後面對開國功臣府第難掩複雜情緒；

¹⁰⁷ 廖美玉表示：「吳梅村詩提及西施的作品，高度集中在明亡後、仕清前。」「明朝建國以南京為都的政治意義，特別是勾踐君臣奮發圖強終於打敗強吳的復國故事，都對明亡之後的吳梅村有獨特的意涵。」見〈身與世的頹頹——吳梅村詩中的秦淮舊識〉，頁50、52。

¹⁰⁸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集注：《吳詩集覽》，卷17，頁9。

¹⁰⁹ 卞玉京原名卞賽，一曰賽賽，後為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板橋雜記》：「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裊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僑居虎丘。湘簾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辭如云，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復遊吳。」見〔清〕余懷：《板橋雜記》，頁14。吳梅村亦嘗記與卞玉京往來情事，見〈琴河感舊四首并序〉、《梅村詩話》等，分別出自《吳梅村全集》，頁159-161、1139-1140。

同時也辜負了卞玉京曾經渴望託付的信任。透過將寇白門、卞玉京的影像重疊，梅村想表達的，是青樓女妓在亂世中無法掙脫命運枷鎖的悲劇，一如序文所言「秦淮相遇，殊有淪落之感」，這種無可回避的命運，梅村有很深的認同，因為「他們所遭遇到的悲苦與忠貞之士所面臨的困頓確有幾分相通之處。」¹¹⁰這也正是為何余懷與錢謙益都稱寇白門為「女俠」，梅村卻不談她的自主性。誠如陳維崧言：「吳祭酒作詩贈之，有江洲白傅之歎。」黃傳祖曰：「借客形主，百倍惋悵。」¹¹¹因順治十年四月，他亦身不由己。

最後，不能忽略的是，「白門」亦為南京勝景之一，¹¹²是六朝建康宮城正南門宣陽門的別稱，¹¹³而此別稱之所以為人熟知，係因宋明帝認為「不祥」。《宋書》載：「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之名不祥，甚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稽顙謝，久之方釋。」¹¹⁴換言之，白門雖象徵六朝都城曾經的顯赫，卻也因「白汝家門」而昭示了不幸。是以吳梅村〈贈寇白門〉，一方面寫白門（寇湄）之淪落，同時也寄托南京城之陷落，以及自身之魄落，其間關聯的家國身世意涵，值得細加玩味。

四、結語

清代筆記流傳一則關於吳梅村的諧語，版本雖略有出入，然旨趣相類。擇一摘錄如下：

吳梅村祭酒既仕，本朝有張南垣者，以善疊假山，遊于公卿間，人頗禮遇之。一日到婁東，太原王氏設宴招祭酒，張亦在坐。因演劇，祭酒點爛柯

¹¹⁰ 孫康宜著，陳磊譯：〈吳偉業的「面具」觀〉，頁 260。

¹¹¹ 分別出自〔清〕陳維崧：《婦人集》，頁 6；《吳梅村全集》，頁 211。

¹¹² 文伯仁（1502-1575）所繪《金陵十八景圖冊》，「白門」列為第十六景，為明人游賞勝景之一。參考胡蕭白：〈勝景品賞與地方記憶——明代南京的游冶活動及其所見城市文化生態〉，頁 81。

¹¹³ 許嵩云：「宣陽門，本吳所開，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晉為宣陽門。」〔梁〕許嵩：《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7，頁 179-180。

¹¹⁴ 〔梁〕沈約撰：《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170。顧起元亦載此事，可知明人熟悉此典。〔明〕顧起元：《客座贅語》，頁 145。

山，蓋此一齣中有張石匠，欲以相戲耳！梨園人以張故，每唱至張石匠輒諱張為李，祭酒笑曰：「此伶甚有竅。」後演至張必果寄書，有云：「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南垣拍案大呼曰：「此伶太無竅矣。」祭酒為之逃席。¹¹⁵

梅村曾作〈張南垣傳〉，言其「性滑稽」，¹¹⁶南垣亦為梅村設計、營造「梅村」別業，兩人頗有交情。這則軼聞除展現張南垣之機智，也突顯梅村內心之隱痛。「祭酒為之逃席」一句，其他版本尚有：「吳不覺面赤」、「滿座為之愕眙，而祭酒不以為忤。」¹¹⁷無論何者屬實，至少傳遞一則訊息：梅村曾經深得明帝恩寵，卻辜負朱家成為「貳臣」，這落差已成街談巷聞。吳梅村的「梅村體」，曾記錄許多大時代人物的悲歡離合，詩人也因此備受聲名所累。緣於此，帶著同情的理解閱讀其詩文，嘗試找出多重詮釋的可能，或更能貼近其「後世讀吾詩而知吾心」¹¹⁸之期待。

南京之於吳梅村，既代表大明王朝曾有的輝煌，更與他一生的仕途緊密相繫。除了首次赴南京鄉試未見詩作外，其他三次不僅留下與這座城市相關的紀錄，更藉書寫回應當下處境。崇禎十三年任國子監司業時，梅村透過與好友吳繼善通信，抒發對六朝文化的嚮往與對當朝文物的失望。然而甲申國變後，梅村重回南京任職於弘光朝，以〈望江南〉十八首記錄江南嬉戲之具，此時當年認為尋常的「籬壁間物」，轉為延續文化與歷史記憶的薪火，詩人以典藏舊聞掌故的心態追言其好。

順治十年，梅村抵達南京拜謁兩江總督馬國柱，請求免予舉薦，同時著意尋訪前朝遺跡。此時梅村書寫的南京地景，包括國子監、功臣廟、觀象臺等，都迥異於崇禎十三年漫漶、脫落的記憶。在〈遇南廂園叟〉中，梅村一方面透過今昔對比感嘆興亡，同時藉由陳列政治屬性強烈的地景，隱喻對朱家王朝的思念與忠

¹¹⁵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21，頁547。

¹¹⁶ 吳梅村〈張南垣傳〉：「性滑稽，好舉里巷諧謔以為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啁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吳梅村全集》，卷52，頁1060。

¹¹⁷ 分別出自[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542；[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4，頁209。

¹¹⁸ [清]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吳梅村全集》，附錄一，頁1409。

誠。這是他此時為尋求理解、安頓身心所做的努力。同一時間，梅村拜訪秦淮女伎寇白門，在贈詩之中卻隻字不提白門之自主性，反將其類比西施，以勾踐在南京復國成功的對比，批判南明君臣之腐敗。而「白門」亦為南京勝景之一的巧合，益發突顯梅村在新朝徵召前夕，藉書寫南京寄寓家國、表白身世的強烈企圖。

此外，順治十年梅村所寫的一系列作品中，分別出現「雷何舊席今安在」（〈雞鳴寺〉）、「河橋燈火舊秦淮」（〈秣陵口號〉）與「舊宮門外落花飛」（〈贈寇白門六首〉其六）三意象。有趣的是，「舊席」、「舊秦淮」與「舊宮門」不僅是南京文化地景，也可代表梅村三個階段的內在心境：擔任國子監司業時對六朝文化之緬懷，其中雷次宗教授生徒數百尤為強烈對比，故以「舊席」稱代；鼎革之初留存故明文化，因集中記憶江南市井之美好，適可以「舊秦淮」名之；而「舊宮門」正符合梅村透過追憶王朝地景寄託身世的意圖。綜言之，緬懷六朝文化（舊席）、留存故明文化（舊秦淮），以及追憶象徵王朝盛世的地景（舊宮門），是梅村南京書寫的三部曲，反映三種歷史時空下的心境。

徵引書目

(一) 吳梅村詩文集與相關注本

-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集注：《吳詩集覽》，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年。
- 〔清〕_____，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 葉君遠：《吳梅村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 _____：《吳梅村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二) 傳統文獻

- 〔周〕韓非子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漢〕趙曄撰，吳慶峰點校：《吳越春秋》，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
-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梁〕沈約撰：《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梁〕許嵩：《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梁〕蕭子顯撰：《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隋〕姚察、謝昺、〔唐〕魏徵、姚思廉合撰：《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唐〕李延壽撰：《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唐〕孟棻：《本事詩》，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5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年。
-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宋〕張敦頤撰，張忱石點校：《六朝事跡編類》，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明〕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明〕張瀚著，盛冬鈴點校：《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陶珽：《說郛續·弓第十五》，明刻本，出版地不詳。
- 〔明〕黃佑：《南雍志》，北京：學苑，1996年。
- 〔明〕葛寅亮編，濮大凡總校：《金陵梵刹志》，民國二十五年金山江天寺印本，1936年。
- 〔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 〔明〕蕭士瑋：《春浮園集》，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年間刊本。
-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王補：《蚓庵瑣語》，收錄於《明清筆記史料叢刊（二）》，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
-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清〕余懷：《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清〕姚之駟：《元明事類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清〕孫默編：《國朝名家詩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留松閣刊本。
-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清〕清聖祖御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清〕陳維崧撰，冒襄注：《婦人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清〕_____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釋德鎧撰：《靈谷禪林志》，清光緒十二年（1886）重刻本，出版地不詳。
- 〔清〕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 〔清〕_____撰，胡蕭白點校：《建康古今記》，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年。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1966年。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王煥鏞輯：《明孝陵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

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年。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三）近人論著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

孫康宜著：《文學的聲音》，臺北：三民書局，2001年。

樂黛雲、陳珏編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錢仲聯：《錢仲聯講論清詩》，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

王瓊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4期，2004年3月，頁39-103。

李永康：〈明清兩監五百載·法本原實始於南——試論朱元璋創建南京國子監的歷史作用〉，孔廟和國子監管理處編：《孔廟國子監論叢》，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頁18-33。

李惠儀：〈世變與玩物——略論清初文人的審美風尚〉，《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9月，頁35-76。

胡阿祥：〈老地名是古都南京的歷史文化遺產——以『南京十佳老地名』為例的分析〉，《南京歷史文化新探》，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頁313-326。

胡蕭白：〈勝景品賞與地方記憶——明代南京的游冶活動及其所見城市文化生態〉，《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頁76-90。

孫克寬：〈吳梅村北行前後詩〉，《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7卷第1期，1995年，頁3-11。

孫承娟：〈舊事風流說南唐：吳梅村《秣陵春》的歷史隱喻與古玩懷舊〉，《中

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01年第2卷第18期，頁75-92。

許廷長：〈明代南京皇室藏書史述〉，《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年第4期，頁57-59。

楊中薇：〈玩物和遺民意識的形塑：論吳偉業的《秣陵春》〉，《戲劇研究》第16期，2015年7月，頁51-82。

楊敦堯：〈圖寫興亡：實景山水圖在清初金陵社會網絡中的意涵〉，《書畫藝術學刊》2006年第1期，頁253-283。

廖美玉：〈身與世的頡頏——吳梅村詩中的秦淮舊識〉，收入張高評主編：《清代文學與學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年，頁1-66。

鄭吉雄：〈讀《清史列傳》對吳偉業仕清背景之擬測〉，《臺大中文學報》第10期，1998年5月，頁273-297。

Li, Wai-ye. "History and Memory in Wu Weiye's Poetry." 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ed. Wilt L. Idema, Wai-ye Li, and Ellen Wisn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99-148.

Old Places of Learning, the Old Qinhuai River, the Old Royal Gate: Memories and Metaphors of Nanjing in Wu Weiye's Poems

Chang, Li-Ying*

[Abstract]

For Wu Weiye, Nanjing itself represents the once mighty glory of the Ming dynasty, while also being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cissitudes of his own official career. While on his first visit to the city to take the xiangshi exam Wu did not write any poetry, on his other three visits to the city he left behind him writings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city. In doing so, he made his voice and spirit apart of the the culture memory of Nanjing, invested himself within the city. How did Wu respond the reality around him through his writ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u's Nanjing writings can be understood as a trilogy: first was his cherishing of the culture of six dynasties (the old places of learning); second was his preserv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old Qinhuai river); and third was his effort to recollect the famed places that represented the flourishing heyday of the dynasty (the old palace gate). These three parts of Wu's writing reflected his poetic inner mind, which was marked by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paces. His long five-syllable poem "Encountering the Gardener at the Southern Wing, I Was Moved to Compose Eighty Rhymes" ("Yu nanxiang yuansou ganfu bashi yun" 遇南廂園叟感賦八十韻) is a crucial work within this context, written as the newly formed Qing dynasty was recruiting officials to serve it. In the poem, he not only gave voice to his lament over the grandeur and decline of the Ming, but utilized the image of "the imperial residence" as a means of articulating the heart of "loyalty," expressing his own search fo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comfort.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Key words: Wu Weiye, Nanjing Memory, Ming dynasty, Qinhuai River, Yu Nanxiang
Yuansou

